

畚山英雄

SHE SHAN YING XIONG

张英英 /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畚山英雄

SHE SHAN YING XIONG

张英英 /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畚山英雄 / 张英英著 . —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 2015.11

ISBN 978-7-5402-3536-9

I . ① 畚… II . ① 张… III . ①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2351 号

畚山英雄

作 者: 张英英

责任编辑: 李 涛

责任校对: 木 子

封面设计: 温秀蕊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 编: 100054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378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孕风雨,畚山云聚	001
第二章	祭山神,朵弟遇险	015
第三章	追恩人,密林寻踪	029
第四章	发奇想,山庙候神	043
第五章	施调包,畚女中计	057
第六章	再出手,行踪显露	071
第七章	捉钦犯,总寨被困	087
第八章	渡难关,上下同心	102
第九章	辟水道,半夜出寨	116
第十章	履险境,寨外周旋	130
第十一章	动侠情,生死等闲	146
第十二章	困总寨,柳暗花明	161
第十三章	巧运筹,斗智斗计	174
第十四章	救英雄,暗度陈仓	188
第十五章	疗重伤,密洞落脚	202
第十六章	拜高师,再赴土坪	216
第十七章	述冤情,少女心动	230
第十八章	独相守,情牵意缠	243
第十九章	风乍起,危机骤临	257
第二十章	惊事变,逼走麦城	271
第二十一章	施巧计,惩凶除恶	286
第二十二章	对公堂,天日重见	300

第一章 孕风雨，畚山云聚

(1)

又一个深秋来临了。天沧总寨内外，山风呼啸，林涛涌动，随着阵阵寒风，那枯黄的树叶，从树上纷纷飘落，在路上翻卷着。

在天沧总寨外，有一座神庙，里头除了供奉田元帅外，边上还有“三奶娘”。这里人都称这是“双神庙”。每到农历初一十五，寨里的人都会出来烧香。这天正值初一，雷一朵起了一个大早，想烧罢香回去，早点到爷爷身边学诗练字。

但是，雷一朵刚到门口，只听呼的一声响，有道影子像团白雾卷上窗台。雷一朵一愣，刚拉开架势，那团影子就不见了。她抢上前去，窗台上的烟灰还在扬着，可伸头窥望，外头除了风声，别的则杳然无息。

回到主殿前，雷一朵才想起，这些日子常听人说，庙里怪事连连。几桌上的供品，不是缺三就是少两，特别是水果呀，满满的一盘东西，人们前脚走，后面的人进来，就发现左多了几个口，右现了几个洞。有起早摸黑下山赶集的，在庙的周边看见影儿闪晃，更是屡屡不断。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让雷一朵百思不解的，是她听寨里人说，神也好，仙也好，都是来无踪去无迹，凡人肉身如何能看得到？

于是，回到家里，一摆开书纸，雷一朵便说：

“爷爷，先别上课，我问你件事，行吗？”

“啥事，你说吧！”

雷一朵说：“爷爷，你说这世上有神吗？”

雷一朵的爷爷名叫雷震天。他说：“要是没有神，你干吗要去烧香？”

“爷爷，”雷一朵说，“那神在哪里？”

“在人们的心里。”

“不会吧！爷爷。”雷一朵说，“不是在庙里吗？”

“庙里也是。”

雷一朵说：“爷爷，既然在心里了，干吗还修庙？还要去烧香？多费事！”

“心里的神是让你想的。庙里的神是让你做的。”雷震天说，“就是说，你要是信神，你不仅要心里想，还要动手做。人容易遗忘，初一十五烧香，是让人记住神，时刻听神的话，按神的旨意做事。”

“爷爷，”雷一朵说，“你说，神会像人一样跑动吗？”

雷震天说：“神在成神前，本来就是人。只是他在做人的时候，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说了好多好多的好话。他在做人的时候，就有很多人爱戴他。人走了以后，人们担心忘了，就盖了庙，塑了像，让他成为神，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听他的、学他的。”

“爷爷，”雷一朵说，“照这么说，人只要多做好事，多说好话，以后就可以成神？”

雷震天说：“除了这，还得有做好事的本领。”

“爷爷，”雷一朵说，“你常常说，本领是靠勤奋努力得来的。能不能说，我经过努力，有了本领，再去做好人，以后就可以成为神？”

雷震天捋了一把胡须，笑了笑说：“这就得看你自己喽！”

“那好，爷爷！我以后一定好好努力。不过——”咬咬唇，雷一朵说，“我看过许多庙。庙里的神，除了‘三奶夫人’，好像很少是女的。女的都是坐在神的边上，做神的夫人。好了，以后我就做个神夫人算了。”

雷震天说：“就是做神夫人，你也得下一番功夫啦！”

“那是一定的。”雷一朵嘻嘻笑着说，“爷爷，我还有一件事要问。”

“这是最后一件。”雷震天知道，自己这个孙女打小就爱问，要是让她缠上了，有问不完的事。于是说：“问了这件后，就开始学习。别的以后再问。你说吧！”

“爷爷，我今天遇到一件事，好稀奇。”雷一朵将庙里所见的事，给雷震天说一遍后，又问道，“这真是神显灵吗？”

神秘一笑，雷震天说：“这件事，你以后会明白的。好了，现在开始。来！先练字。”

能说的话，爷爷自己都会说。不能说的，任你咋问，也别想从他的嘴里得到只言片语。雷一朵晓得爷爷这脾气，便不再追问了。

雷一朵这位爷爷，肚里灌的墨水多，见多识广，能说会道，遇事沉着，大事小事都难不倒他。他的主意多，加上辈分高，是畚民的头领，备受畚民拥戴。四村八寨，不管是婚丧喜庆，还是祭祖敬神，人们都找他拿主意。就是夫妻不睦，族人斗殴闹嘴，也找上他主持公道。尽管表面上看，他温文尔雅，和睦可亲，但他说的话，他断的理，却没有人不听从。雷一朵的奶奶姓蓝，名叫二娘。在人们的眼里，这是一对文武夫妻。蓝二娘的先祖，是畚家“八井拳”的开创人。她从小得家父真传，除了

打一手畚家好拳外，还练就了一手“点穴”真功。她与人交手，先是轻柔缠斗，避其锋芒，对方稍有破绽，她便闪电般出手，被人称作“闪电点穴手”。但尽管这样，自雷一朵懂事起，对丈夫雷震天，蓝二娘总是百依百顺，言听计从。在畚山总寨，雷一朵家的房子算是最有气派的。房屋为六扇两进。爷爷他们住在后院。里头除了卧室，还有书房、客厅。大厅是空的，里头列着棍棒，可能是她奶奶蓝二娘的练武场。雷一朵的家里，常有客人来，有雷一朵熟悉的，也有不熟悉的。一般的客人，都是安排在前院大厅相会。只有来了重要客人，或者族里商议大事，才安排后院边房客厅。但不管什么客人来，只要不吵不闹，不胡乱插嘴，雷一朵就可以自由进出后院。不许进出的，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在她爷爷睡觉时。用她奶奶的话说，爷爷睡眠浅，有人进出后院，只要稍有点儿响声，爷爷就睡不着。每到这时候，只要是白天，蓝二娘总是端着把凳子，坐在后院大厅前，卷起裤管子，露着雪白的大腿，边搓着苕麻线，边守护在那里。但令雷一朵惊奇的是，她爷爷睡觉常常在白天，有时一连几天半月，也见不到他出来。雷一朵曾经问过几次，但蓝二娘总是回她一句话：“这是爷爷的习惯。”雷一朵的父母常年不在家里，都在十多里外的丹龙镇。他们在那儿开了一家店，招牌上打的是“畚家客栈”。客栈的边上，还兼营一家“畚家青草铺”。雷一朵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哥哥刚二十出头，寄养在省城他的“干爹”家里。这个干爹是雷震天的好友。他将孙子寄在那儿，因为省城书斋好，小孩子在那儿可以请到“名师”来教授学业。雷震天常对族人说，畚族是小姓人家，父母省吃俭用，也要请师爷来村寨办书斋。有本钱的，要送出去。只有读书，才有考取功名的希望。有了功名，拿着一官半职，才能为畚家人说话撑腰。爷爷曾对外放言：不管哪一个村寨，不管哪一家娃儿，不管考中哪一级功名，只要是畚家儿女，所有学习费用，全由他来安排。雷一朵长大后，便埋怨说：

“爷爷，你偏心，送哥哥出去求学问，就是不送我去。”

雷震天笑着说：“当官做府，是男儿家的事，你掺和啥！”

雷一朵说：“那女儿家呢？女儿家干啥？”

雷震天说：“女儿家只要服侍好丈夫，管教好子女就行。”

摇摇头，雷一朵说：“爷爷，男人自己有手有脚，哪里用老婆服侍。倒是这儿女，从小吃喝拉撒，得有一番管教。但是，爷爷，管教儿女，肚里要没有丁点儿墨水，能管教得好吗？”

雷震天的家族中，里里外外，多是男丁。好容易有个女孩，又容貌出众，伶牙俐齿，生性聪颖。家里人疼爱有加，特别是雷震天夫妇，更是将她视作掌上明珠。雷震天听到雷一朵这么说，便哈哈大笑。他说：“朵儿，你说得也对。这样吧！你想识字，爷爷我教你，但从此后，你可不能再说爷爷偏心喽！我可是连你哥都没有教呢！”

“这还差不多。”雷一朵笑了。

“朵儿，”雷震天又说，“除了识字作文，你还想学武吗？”

“想！”雷一朵说，“男人能学的，我也能学。我就不信我会不如男人。”

雷一朵果然冰雪聪明。舞文弄墨，一学就会；舞枪弄棒，一点就通。以至有一天，雷震天感叹道：“巾帼不让须眉，可惜啦！”

“没有啥可惜的。”雷一朵说，“爷爷，我虽一介女流，做不了官，当不了府，但我可以当夫人呀。我以后要是做了官夫人或者英雄夫人，外人一样不敢欺负我雷家人。”

雷震天听了，心花怒放。他抚着雷一朵的头，说：“我雷家最有志气的人，当数我家朵儿喽！”

文有雷震天的悉心指教，武有蓝二娘的全力相授，雷一朵的文才武艺，突飞猛进。尤其是武学，这些年，蓝二娘患有眼疾，极少出门，雷一朵守着她，切磋武艺，研究手法，除了悉数学得蓝二娘的，自己还悟出许多招式。

去年，雷山总寨有场大赛，是选拔雷家村寨武师，每三年才举办一次。这次比赛，雷一朵破例上台，与第一名的选手打了一场，却不分胜负。虽然她是女的，与“雷家武师”头衔无缘，但“美女英豪”的名声却传遍了整个雷山。

可毕竟是个女孩子，对针线裁剪，雷一朵也有天然的爱好的。她家的边上住着位少妇，名叫蓝巧妹，是寨里有名的“能女”。照辈分，雷一朵虽然叫她二婶，但她大不了雷一朵几岁。要不是隔着辈分，雷一朵早认她做干姐了。

昨天，蓝巧妹约雷一朵过去，要教她裁缝“凤凰妆”。雷一朵十分高兴，今天一练罢字，便匆匆忙忙往外走，可刚到门口，就发现一个人，挑着货郎担，抓着鼓不停地摇着，那一双眼，却贼溜溜地盯着自己的家门。

(2)

雷一朵回到家里，日头已经偏西了，但她不是从蓝巧妹家回来的。

刚才，那个货郎行踪可疑，雷一朵不放心，隔着一截路，便在后头跟着。

雷一朵记得，从自己懂事起，寨里的货郎，除了刮风下雨，一般都是隔七八天才上来一趟。来的人，都是固定一个货郎。但这段日子，上山来的，忽然换了一个人，听说他姓钱，看上去是个新手，摇鼓在他的手里老打哑。他手脚挺勤快，不管有没有生意，隔三岔五的都会上山来，但他挑着货郎担，却从不往人多的地方走，专挑小街小巷走。那双眼，老不安分，总是东张西望。遇上有人叫担，他总是心不在焉，笨手笨脚。雷一朵断定，这个人不是来做生意的。但挑着货郎担上山，要不做生意，那是来干啥的？雷一朵一路跟着，就是参不透。于是，那个人一出寨，她便急忙回到家里。

“朵朵。”蓝巧妹知道，说定的事，雷一朵从不会失约，除了有突发事情。她刚才在家里，左等右等，就是不见雷一朵过来，心里很是不安，便过门来，刚问过蓝二娘，就见她从外面回来，便问道：“你没有事吧？”

“没有。”

“那就好。”

“对不起，二婶。”雷一朵说，“我又失约了。下午我会过去。”

“那好，我在家里等你。”

蓝巧妹走了。雷一朵目送着她，心里很是感激。她越来越觉得，自己这二婶，虽然模样不好看：塌鼻梁，宽嘴巴，突额头；一双眼，即使不笑，也只有一条线。但她心灵手巧，是远近闻名的。她下厨入地，都是好把式；剪衣织布，绣花编鞋，无不精通。她嗓门亮，能说会道，走七步就能编一首山歌，是畚山出了名的“喜娘”。雷一朵家操办大事或逢年过节，都是这二婶里里外外地跑。雷一朵家女丁少，父母又不在身边，这二婶就是自己最知心的人。在她面前，雷一朵无言不谈，每次下山赶集或寨里寨外看戏，陪在自己身边的，一定是自己这二婶。

“二婶，谢谢你。”有一天，雷一朵忽然说。

“干吗谢我？”

雷一朵说：“你那么疼我爱我，其实我不该叫你二婶。”

“那叫啥？”

雷一朵说：“叫妈！对了，叫干妈。”

蓝巧妹笑了，说：“那我六岁就养女儿了。不行！让人笑死了。其实，你叫我二婶，我都不好意思呢！”

“咋了？”

蓝巧妹说：“我才大你六岁，当你姐还差不多。你二婶二婶地叫唤，不把我叫老了？我这么丑，你再这么叫，我岂不成又丑又老的女人了？”

“要不这样，”雷一朵说，“以后我不叫二婶了。”

“那叫啥？”

“叫妹妹。”想了片刻，雷一朵说，“不！不好。妹了又姐，对了，干脆叫阿姐。”

蓝巧妹说：“你敢叫吗？”

“有什么不敢！”雷一朵说。

“我明明是婶婶辈，”蓝巧妹说，“你竟叫我姐。你就不怕你爷爷和二叔掌你的嘴？”

“不会的，”雷一朵自信地说，“他们都那么疼我。”

“这不好，让外人听了，会说你没大没小，没有大人教养。这会损你家的名声。”

想了想，雷一朵说：“要不这样吧，在人多的时候，我就叫你阿婶；就我们俩时，我就叫你姐。”

“也好。”捏了捏雷一朵的手，蓝巧妹便说，“只要你不嫌烦，那就这么叫吧！”

从此，两个人一独处，便姐呀妹呀，呼来唤去，甚至直呼名字。

吃罢午饭，见爷爷出门了，该帮厨娘干的活也干得差不多了，雷一朵便到了蓝巧妹家里。

“姐，”一进门，见有一叠苧麻布搁在饭桌上，上去抓了抓，雷一朵便说，“是剪‘凤凰妆’用的吗？”

“对！”

雷一朵说：“姐，这布料，质软手感好。你的布，可是越织越好了。”

蓝巧妹说：“今年苧麻收成好。质料好，在打麻搓线上，还有纺线织布时，特别用了心，所以就织得像样些。”

雷一朵说：“姐，这不逢年不过节的，你干吗急着赶制‘凤凰妆’？”

蓝巧妹说：“我是给一个人裁制的。”

“能让我姐这么费心的。”雷一朵咬咬唇，笑咪咪地说，“姐，是哪一家的汉子，应该不是我姐夫吧？”

“臭丫头！男人家，能穿这‘凤凰妆’吗？来！”蓝巧妹说着，将布展开来，铺在桌面上，从灶口取了块木炭，扬了扬说，“咋剪这‘凤凰妆’，我先说一遍，演示一下。没有啥难的。你这么聪明，一听一看，准会的。你听着。”

“行！我试试。”

蓝巧妹说：“裁剪前，要量身子，先量脖子，确定衣领大小，再量肩宽、身长、手臂。最后才量胸围和腰围。我们女儿家的衣服，腰要束点儿。全部量好记清后，就开始画样，接着裁剪。衣服缝制好后，要试穿完才上花边。这个你知道了，下面，我动手了。你看着。”

在雷一朵身上，一番比画测量后，蓝巧妹便抓起木炭，在麻布上描起样来。雷一朵见了，便惊叫道：

“姐，你弄错了！”

“不会错。”蓝巧妹说，“量完后，就得画样。”

“但是，”雷一朵说，“姐，你量的是我呀。”

“对呀。”蓝巧妹说，“我要的就是你。”

“姐，我知道了，你是在帮我剪裁。但是，姐，你别急。”按着蓝巧妹的手，雷一朵说，“添置衣服，我得先跟我娘说一声。”

“不用啦！”蓝巧妹说，“姐我送的。你别担心。”

雷一朵说：“姐，我穿的用的，我家里会安排。你家里这么多人，你得留着用。”

“我是你姐，你就是我家里人。”见雷一朵犹豫着，蓝巧妹说，“你放心，瞧你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你妈见了，也会同意的。”

“真的？”

“当然真的。”蓝巧妹说，“我骗你干吗！”

雷一朵说：“姐，那你说，我现在咋样？”

“咋样！”蓝巧妹说，“你瞧你身上的衣服。”

往自己的身上上下下瞧了瞧，雷一朵说：“这衣服刚剪两年，还是蛮好的呀！”

“还蛮好！”瞧了眼雷一朵的胸脯，蓝巧妹说，“你现在是大姑娘了。人说女大十八变。你瞧你自己那两个奶子，都快将衣服撑破啦！看人家男人，一双眼直勾勾地瞧。我都替你害臊呢！”

“真的吗？”雷一朵俯下头，双手搂住自己的奶子，搓了几把后，嘻嘻笑着，一把抱住蓝巧妹说，“姐，让你费心了！”

“我是你姐，”蓝巧妹说，“我不为你费心，那谁为你费心？”

雷一朵回到自己的家，发现自己的爹回来了，正跟爷爷谈话。边上还有雷有春。他们三个人围在桌前。桌上摆着茶水。雷有春说：

“最近，我常撞上鬼。”

“鬼？”雷震天一惊，便问道，“啥鬼？”

“布下的猎阵，还有机关，连连被破。”

“这是好事呀！”雷有春一说完，雷震天便说，“不破阵，哪有狩中的猎物？”

“那是以前。”雷有春说，“这段日子，阵让破了，就是不见猎物的踪影。那么深的陷阱，以前一陷下去，就有一只野猪。”

雷震天说：“你是狩猎的高手，你能断定撞你阵的都是些啥野兽？”

“怪就怪在这儿。”雷有春说，“闯阵的到底是何物，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弄懂。”

雷震天说：“会不会是撞上了人？”

“不可能！”雷有春说，“连野兽都躲不过的猎阵，要是人撞上了，那还有命在吗？”

“有种人可以。”雷震天说。

“啥样的人有这样的本事？”

“高手！”雷震天说，“武功奇高的人。”

雷有春呆愣了，半晌才回过神说：“噢——怪不得。”

“咋了？”雷一朵的爹说，“你想起了啥？”

雷有春说：“这些日子，进猎场，只要早上早点儿出寨，或者晚上晚点儿回来，总会见到些影子，在寨的周边一晃而逝。我以为是自己眼花。天爷，这会不会是你说的武林高手？”

雷震天说：“你在哪里见过？是神庙那边吗？”

“不是。”雷有春说，“我经过那个地方倒是从来没见过动静。我见过的，

都是在寨外。”

“你见过几回？”雷震天说。

雷有春说：“有好几回。”

“是同一个人吗？”雷震天说。

“这个——这个——”呆了好一阵，雷有春才说，“好像不是，穿的不一样。那身板子块头，也不像一个人。”

“照这么看。”沉思片刻，雷震天忽然说，“我们的总寨让人盯上了。”

雷有春说：“天爷，我们这里是穷山寨，他们盯我们干吗？”

雷震天说：“这件事，我也正在琢磨。”

(3)

雷一朵的爹常年在外打点生意。他要回来，总是有要事商谈。

果然，雷有春一走，对着雷一朵的爹，雷震天便说：“咋了，你们那边也有情况？”

“对！”

雷震天说：“你都看到了啥？”

“看到了官兵，还有捕快。”

雷震天说：“是府里下来的吗？”

“捕快几个是。我见过他们几次面，所以认得。那些官兵我了解过，是总兵府里派出来的。”

雷震天说：“官兵有多少人？”

“有三四百人。”雷一朵的爹说，“借了祠堂和寺庙，他们都住了下来。过了半个月，这批人马走了，又换了一批来。看来，一时半会儿他们是走不了的。”

雷震天说：“他们除了设哨卡，盘问路人，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看到。”雷一朵的爹说，“这我就不明白了。要是单单设卡，用得着这么多人吗？要是捕人，这里群山连绵，林密树多，郭捕头既然逃进了山里，想围捕他，别说这三四百人，就是三四万人，管用吗？一样大海捞针。我一直怀疑，官府派驻这些兵马，好像是另有所用。他们好像在防着啥。”

点点头，雷震天说：“在官兵中，有高手混在里头吗？”

雷一朵的爹说：“一般的官兵，都住在寺庙里或者祠堂里。一些头目，常上我们店里喝酒。据我们掌握的，这批官兵中，没有特别的高手。我那儿，手脚好的，就那几个捕快，特别是那个王敬德。他的功夫，绝不在我之下。听说，他现在取代了郭捕头，当上了捕头。他有时下来，都住在我们的客栈里头。”

沉默片刻，雷震天竟问自己的儿子说：“朵爹，有郭捕头的消息吗？”

朵爹摇摇头。

这雷震天，是畚家头人。论学问，论韬略，都是有口皆碑的。可自己的儿子，如何连个名字也没有，连自己的父母，叫自己的儿子儿媳，都朵爹朵娘地叫唤？这个中缘故，是因为他们夫妇俩常年在外，寨里的人平时很少见到他们。日子长了，特别是年轻的后生，连他们的名字也生疏了，以至见了面，都叫不出名来，只知道他们是雷一朵的爹娘。在雷震天的家里，他自己整天忙于族内的事，妻子又有眼疾，平时少出门。儿子儿媳在外打点生意，不在家里。两个孙子，一个在省城寄学，一个才三岁，尚寄在奶娘家里。家中里里外外，打点应酬，抛头露脸的，就一个雷一朵。她美丽动人，武艺高，东家走，西家逛，生性好动，嘴巴又甜，深受寨里人喜爱。所以，除了雷一朵的爷爷奶奶，别的家人，要是叫不出名字，人们就借用雷一朵的名字，叫她的父母，就叫一朵爹一朵娘；叫她的兄弟，就叫一朵哥一朵弟。后来，为叫起来省力，连“一”字也省了。叫起她的家人，就“朵爹朵娘”“朵哥朵弟”地唤。雷震天在接客人时，有时说起家人，一说起真名，人们反而云里雾里，听得糊里糊涂。他还得说明一番。后来，便跟着别人，也朵爹朵娘地叫，时间长了，也就上了口。雷一朵小时候曾问过爷爷，说别人的爹娘都在家里，为何就自己的爹娘要离开自己，到外头打点生意？这话将雷震天问住了。他就这么个儿子，谁不想一家人天天团聚，共享天伦？但此举实乃万不得已。福建的畚家人，自凤凰山迁过来，经先祖的策划，到目前，东起滨海的土坪，西抵福州府地，绵延几百里，集居着一百多个畚族山寨。但毕竟是少数民族，恶少欺，地霸压，兵匪抢，畚家人备受欺凌。于是，为了畚家人的繁衍生存，安居乐业，头人们对畚人的居住地，开始全面规划，以入闽时的土坪为起点，以现在的天沧总寨为中心，贯穿东西。选择的落脚居地，大多山险林密，易守难攻，水源富足。每个村寨的建立，都经头人们精心设计，统一布局，并在村寨中，不管男女，都要学会打拳弄棍。一是为了强身，二是为了自卫。每隔三年，村寨都在总寨摆擂台，前五名就授以畚山武师，还定了规矩，一家有难，全寨施援；一村有难，全族帮忙。在畚族村寨中，东西线上要经一个中心山镇，名叫丹龙镇。这里是人们南来北往的必经之路。可这里方圆几十里，全是丘陵地带，人口密集。畚家人居住这里，势单力薄，又无险可守。雷震天觉得，这个缺口不加强，贯穿东西的链条就不牢固。经一番筹谋，雷震天便自己出资，在丹龙镇一个十字路口，盖了一座大客栈。他的儿子一成家，便让他们夫妇到客栈去。朵爹夫妇武艺高强，朵爹又灌过墨水，正好掌管当家。雷震天又从各村寨中，挑选有生意脑子的人，到客栈当伙计，两年后，让他们独立出去，到镇里自己做生意，再从周边选了几块地，盖起房子，让这些会做生意的后生，结婚后，搬进去居住。没过几年，先后有十来座畚家村寨在丹龙镇的四周出现。雷震天没有看错人，他自己的儿子，果然是个经营的能手。生意一年比一年红火。但是，雷震天给他儿子的任务，除了经营好生意，培养好畚家生意苗子，更重要的，就是当畚家人的耳目，探听各方消息。因此，外头稍有风吹草

动，雷震天马上就能知晓。

前不久，外头传闻纷纷，说福州府神捕郭啸龙勾结江洋大盗，劫走朝廷救灾粮，被官府捉拿，关进了死牢。这郭啸龙与雷震天私交甚厚，朵爹也曾见过他几次面。他武艺高强，断案如神，为人耿直，一向口碑很好，一夜之间，如何变成朝廷钦犯？朵爹不信，于是，在客人吃饭闲聊时，一扯上这件事，朵爹便试探道：

“这郭捕头，都说是条汉子，他如何会干这等事？”

“咳！画龙难画骨，知人知面，就是难知心。这件事，起先我也不信，后来听我一个亲戚说起，这才知道真有其事。我那亲戚就在府里当差。他说的一定不会错。”

朵爹又问：“郭捕头断了那么多的疑案，干了那么多好事，他会被判刑吗？”

“咋不会！”客人说，“朝廷钦犯，天条大罪，肯定要死。听说秋后就问斩。他自己也认罪了。”

客栈客多眼杂，朵爹不敢往下问。但对每个来往府地的客人却十分关注，只要有几个人在闲扯，他都要竖起耳，在不远处偷偷听着。

一天，有人从府地回来，几个朋友，在客栈吃饭，刚坐下来，有一个人便说：

“你听说了吧？不得了。”

“咋了？”

“反了。”

“谁反了？”

“郭家人。”那个人说，“郭家人昨晚反了。”

朵爹听了一愣，急忙凑上前去，说：“郭啸龙不是关进了死牢，咋会反？”

“郭啸龙是被关进了死牢，”那个人说，“但是，他还有同伙，还有他们的家人。他们合伙，昨晚劫了牢房。”

“你不是在说书吧？”边上一个人说。

“真的，”那个人说，“昨天，整个福州城轰动了。”

“那牢劫成了吗？”朵爹问。

“成了。”那个人说，“郭啸龙的妹妹受了重伤。但现场找不到她的尸体。听说让人救走了。”

朵爹说：“劫狱的有多少人？”

“听说不多。郭家来了几个，但不是主要力量。郭家死了好几个人。但死者中，大多都是妇孺老弱。救走郭啸龙的，听说是三个蒙面人。他们都是世外高人。他们救了人，一同往城外走，那些守城的官兵根本奈何不了他们。”

朵爹半信半疑，但刚过一天，官兵就来了。他们一驻扎下来，便在路口设卡，还到各个村庄张榜挂像，悬赏捉拿钦犯。

过了一天，王敬德带着手下也下来了，就住在客栈里。朵爹认得他，便上前问道：“官爷，听说府城发生了事？”

“对！”王敬德说，“郭啸龙在牢里让人劫走了。”

“谁这么大的胆？”

“是他的同伙。”王敬德说，“记住，要是见到他，要立即报告。”

“不会见到的。”朵爹说，“我们这是山里的小店。离府城这么远。他咋会跑上这里来？”

“不对！”王敬德说，“他们出城后，就是往这方向跑的。告诉你们的族人，一旦发现罪犯，要立即报告。窝藏钦犯，也一样是死罪。”

.....

朵爹将近来所见所闻，向雷震天说一遍后，便问雷震天：

“爹，王敬德这个人怪怪的，我查了好久了，就是查不出他的来历。据我观察，同郭捕头比，他的武功应该差不了多少。”

雷震天说：“王敬德这个人，武功高强，虽然沉默寡言，但城府极深。日后同他打交道，要多几个心眼。”

(4)

朵爹还没有走。这天晚上，雷震天的家里忽然来了一个客人，让雷震天吃了一惊。

“咋是你？”

“不欢迎吗？”

“不不不！”雷震天说，“你是仙人。到哪里都带仙气，谁会不欢迎？”

“老兄，”来说，“你说错了。我虽是个道人，但近来外人都说我更像弥勒佛。人们不是叫我‘半癫僧道’吗？我到哪儿，就将喜气带到哪儿。仙气看不见摸不着，不如喜气实在。”

雷震天说：“那今天光临寒舍，带来的是啥喜气？”

“不！”来说人乐呵呵地说，“今天例外，只有今天例外啦！今天老道我带来的，没有喜气，只有愁气。”

来说人姓盘名坚。他虽穿着道服，但长得肥头大耳，见了人，不管是男是女，总是笑眯眯的。外人就称他“笑弥勒”。盘坚身高体壮，力大无比，要得一手好剑，尤其是太极醉剑。但他的剑招中，吸收了畚家“劈柴砍树”的开山斧法，轻柔时，似一团浮云，让你看不到，寻不见，摸不着；威猛时，力贯千钧，气满剑锋，断石如断泥。他这套剑法，江湖人称“畚山醉剑”。他在人们面前，曾发过誓，这辈子终老不娶。雷震天曾劝过他：

“老道，找个女人吧！家有女人，日子过得才实在。”

盘坚听了哈哈笑。他说：“老兄，你瞧瞧我，闭上眼，成佛成仙；睁开眼，看天看地看天下。不用为别人担心，也不用别人为你担心。了无牵挂，无忧无虑，走得自在，活得快活。我长得肥头大耳，人说我是有福之人。有了女人，我还能享这样的福吗？”

盘坚有座祖房，他将房子卖了，加上自己的积蓄，在土坪村口盖了一座“仙君庙”，自己住在里头，还收了两个弟子：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有人问起，他说：“男属阳，女属阴。阴阳合璧，诸事才圆满。”

他就这么个人，不阴不阳，不僧不道，干起事来，假中有真，真中有假，假假真真，真真假假，因此，人们又赐他个外号，叫作“半癫僧道”。

盘坚住在土坪村，这个地方虽在半山腰上，但地势开阔，紧挨着北边的高山，向西延展，有十余里路，全是平展展的山地。中间有一山涧，从北边下来，在山地中间穿过。涧里的流水，四季不断。这里是畚家先人入闽的立脚点，也是闽地第一个畚家村寨。有好长一段时间，是畚家总寨所在地。现在总寨虽转到天沧，但这里东面临海，西面是延绵的群山，北面是高峰。南面的山下虽然是繁华的龟马镇，可从镇里上来，只有一条陡峭的山岭。紧邻土坪村是乱石岗。地下有数不清的暗洞，连绵而下，直达东南海岸边。北面的山峰建有山寨。在山寨上往下瞧，山海田园，集镇乡村……方圆几十里，一览无余。山寨的边上，还设有烽火台，村子的外头，稍有风吹草动，上头就点烟示警。这里能进能退，能攻能守，是畚家人养精蓄锐之所。多少辈畚家头人，都不敢轻易忽略这个点。留守在这里的，那一定是武功上乘，智谋双全之人。

盘坚住的仙君庙就建在东南面的村头，紧邻暗洞的口，他接住留守的担后，就一直镇守在这里，深居简出。闲了烦了，就从村寨中选坯子好的，潜质高的，拉过来教道学武。

但是，就在前些日子，盘坚在山上忽然间发现东面的海面上，常有些船，像水军的战船，紧挨着海岸边徘徊。村里头，常见到一些人，有的挑着货郎担，有的挑海鲜干货，有的收购猎物，是从龟马镇来的，大多是陌生的生意人。盘坚跟踪了一段时间，发现这些人掌秤看不准花，买货叫不准价，个个笨手笨脚，走路总是东张西望，似乎不是来做生意的。于是，他就派了两个徒弟一路跟踪查问，最后才明白，这些是一伙的，全不是本地人。他们都住在龟马镇的客栈里，店里的伙计也无从知晓他们的来历。

盘坚知道，族人又有麻烦了。照这么看来，这麻烦还不小。但不知这次捅的马蜂窝到底是官的还是匪的。盘坚心烦意乱，又不见总寨差人传讯，便匆匆赶来了。

盘坚说明来意后，雷震天捋了捋胡子说：“看来，我们畚家真的有麻烦了。”

“严峻吗？”盘坚问。

“当然严峻。”雷震天说，“官兵大批出动，全线逼近畚家村寨。这是罕有的。”

“哪儿出错了？”

“肯定跟郭大侠有关。”

“哪个郭大侠？”盘坚问。

“神捕郭啸龙。”

“咋啦？”盘坚惊讶地说，“他出事了？”

“对！成了朝廷钦犯。”雷震天说完，将郭啸龙成为钦犯的事对盘坚一一道出后，又问了一句：“你对这件事咋看？”

“肯定是让人栽赃的。”

“我也这么认为。”

“但是，”朵爹在一旁插话说，“凭着郭大侠的名望，还有刑部的人脉，能嫁祸栽赃他的人，应该不是一般的人。”

“会是匪盗吗？”盘坚说，“他断了那么多的案，一定结怨不少的江洋大盗。”

“郭大侠不是一般的人。”雷震天说，“即使是匪盗想栽赃他，也得有要员在后头撑着。”

“是朝廷要员吗？”盘坚说。

“不会。”雷震天说，“即使是朝廷要员，也得有地方官配合。”

“这么说来，”盘坚说，“陷害郭大侠的人，一定是知府穆豪文喽！”

“不可妄言！”雷震天说，“无凭无据的，这老虎屁股我们摸不得。”

盘坚说：“你足智多谋，行事谨慎。这穆知府的底细，你一定知道不少。”

“是掌握一些。”雷震天说，“据我了解，朝廷有一位大员，官居极品。他就是这位大员的门生。他在浙江，刚当三年知县，就升任福州知府，他靠的就是这座山。”

“这样的官，”盘坚说，“自恃靠山硬，是最不安分的，啥事都干得出来。”

“老道，”雷震天说，“这样的话，在我们间说说可以，但千万不能在外人面前提。”

“连我们族里人也不行？”

“对！”

盘坚说：“他们可不是外人啦！”

雷震天说：“这更不能提。”

“咋啦？”盘坚蓦地哈哈大笑起来，说，“老兄，你的话我咋越听越糊涂了？”

“老道，”雷震天说，“你给我记住。谁都可以糊涂，但你我不能糊涂。”

“咋啦？”

雷震天说：“你想想，在族人中，你我是啥身份，我们要这么说，族人一定信以为